

言隨緣行也。……」

【編年】嘉泰四年（一二〇四）。——右瑞鵬鴟三首，皆爲表述欲歸老山中之作，當在京口欲歸未得之時期內。開禧元年秋稼軒已罷歸，此三詞必係嘉泰四年秋所作，今依廣信書院本次序列置於此。

##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箋注】「斜陽二句」見卷一酒泉子（流水無情關）「春聲二句」注。

「寄奴」南朝宋武帝劉裕字德輿，小字寄奴。自

其高祖隨晉渡江，即居於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

「金戈鐵馬」五代後唐李襲吉諡梁書：「毒手尊拳，交相於暮

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

「元嘉」南朝宋文帝年號。 「封狼居胥」史記驃騎列傳：「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約輕賁，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

耆。……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宋書王玄謨傳：「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玄謨陳說，使

人有封狼居胥意。』

「倉皇北顧」宋書索虜傳：「（元嘉八年）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

場，邊將嬰寇仇。……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

「四十三年」稼軒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正月奉表南歸，

至開禧元年（一二〇五）春於京口作此詞，恰爲四十三年。

〔烽火揚州路〕指隆興二年金兵渡淮攻陷濠州、滁州

而至揚州事。

〔佛狸祠〕後魏太武帝小字佛狸，見宋書索虜傳。

〔陸游入蜀記第二〕（乾道六年七月）四日，風便，解

纜掛帆，發真州。

……舟行甚疾，過瓜步山。

山蜿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

三百年，一井已涸，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

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

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廬，大會羣臣，疑卽此地。

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

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

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爲曹瞞耳。

〔憑誰問二句〕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居

梁，久之，魏不能信用。

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

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

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

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

趙使還報

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附錄一〕岳珂程史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且望贊謁刺而已。

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

前蒞事僅兩旬，卽謁告去。

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

稼軒有詞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

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

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

則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

問客，必使摘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

側，稼軒因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眞宰上訴，天應嘖耳』之序，嘗以爲其言不謬。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以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尙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癩。」乃味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旣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骺骹，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

【附錄二】姜堯章夔和章

永遇樂 次稼軒北固樓韻

雲隔迷樓，苔封很石，人向何處？數騎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使君心在，蒼厓綠嶂，苦被北門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虎。前身諸葛，來游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今在否？

【編年】開禧元年乙丑（一一〇五）。——詞中之「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諸句，當卽指其「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鷓鴣天中語）之事而言，以此諸句及程史中所記諸事節次考之，知此詞爲開禧元年春作。立春後第五個戊日爲春社，稼軒本年秋卽歸鉛山，不及在京口逢秋社。此詞有「神鴉社鼓」句，知應作於本年二三月間。白石和章，有「人向何處」句，顯係寫於稼軒已離京口歸鉛山之後，故以「數騎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諸句深致其感慨也。

玉樓春 乙丑京口奉祠西歸，將至仙人磯

江頭一帶斜陽樹，總是六朝人住處。悠悠興廢不關心，惟有沙洲雙白鷺。  
風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直須抖擻盡塵埃，却趁新涼秋水去。仙人磯下多

【箋注】〔仙人磯〕未詳所在。

〔惟有句〕蘇軾再和潛師詩：「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鬪清好。」〔直須句〕白

居易答州民：「宦情抖擻隨塵去。」游悟真寺：「抖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編年】開禧元年（一二〇五）。

瑞鷓鴣 乙丑奉祠歸，舟次餘干賦

江頭日日打頭風，憔悴歸來邵曼容。鄭賈正應求死鼠，葉公豈是好真龍。  
犀首，未辦求封遇萬松。却笑千年曹孟德，夢中相對也龍鍾。孰居無事陪

【箋注】〔乙丑奉祠〕宋會要職官七五之三：「開禧元年七月二日新知隆興府辛棄疾與宮觀，理作自陳。」〔餘

干〕讀史方輿紀要：「餘干縣在饒州南百二十里，春秋時爲越西境，所謂干越也。漢爲餘汗縣，劉宋改汗爲干。隋平

陳，縣屬饒州。」〔打頭風〕逆風也。俗謂頂頭風。見卷三小重山（綠漲連雲翠拂空闌）「打頭風」注。〔邵曼

容〕漢書兩龔傳：「琅邪邵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

百石，輒自免去。」〔鄭賈句〕戰國策秦策三：「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